

● 婚恋佳话 影人剪影
● 奇闻轶事 掌故撷英

明星

生活

农村读物出版社

☐程树安 编
☐吴绮蓉

明星生活

MINGXINGSHENGHUO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 169 号

明星生活

程树安 吴筠蓉编

责任编辑 马春辉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烟台新华印刷厂蓬莱厂 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787×1092 毫米 1/32 9.375 印张 208 千字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600

ISBN 7-5048-1268-8/G·392 定价:4.95 元

目 录

明星故事

上辑 中国影星的婚恋佳话

赵丹和他的妻子	(1)
相得益彰的孙道临、王文娟	(23)
项堃生活琐记	(26)
我的婚姻与家庭(陶玉玲自述)	(40)
银色的梦:牛犇生活片断	(46)
潘虹、米家山的世界	(56)
姚锡娟与杜熊文	(65)
创造角色的夫妇(记李亚林、贺小书)	(71)
两度悲欢杨在葆	(76)
患难真情的“董存瑞”夫妇	(93)
金鑫、黄梅莹夫妇的故事	(103)
林青霞情系宝岛	(113)
播音员的浪漫史(杜宪与陈道明)	(128)
岳红和王晓民	(132)
回族姑娘傅艺伟	(135)
天之娇女赵雅芝	(141)
传奇般的婚恋(杨丽坤与唐凤楼)	(144)

达式常打官司	(149)
“刘三姐”的情歌	(154)
“最好的了解”(李羚与李克己)	(158)
无声的爱(郭凯敏与张芝华的恋爱故事)	(162)
“美的追求者”(王心刚的家庭生活片断)	(165)
“我们很恩爱”(王馥荔的爱情和家庭)	(169)
宋佳梦寻	(173)
毛永明和朱延芹	(186)
一个作家明星的短暂爱情	(190)
港星翁美玲香消玉殒	(195)

下辑 外国影星万花筒

影人剪影

被出卖的克拉克·盖博	(230)
“银幕大情人”	(231)
喜剧大师卓别林	(232)
好莱坞的“长青树”	(237)
美女索菲亚	(237)
褒曼的最后时刻	(239)
大起大落的科波拉	(240)
千奇百怪话导演	(242)
博士影后	(245)
侏儒明星拉柏波特	(247)
演技种种	(248)
艺术大师黑泽明	(250)
初上镜头的费雯·利	(252)
发火骂人走向银幕	(253)
诗人影星	(254)
“贤夫”和“良父”	(255)

朴素明星——希赛·丝帕珊克	(256)
最佳男主角历尽沧桑	(257)
极有主见的“青春偶像”	(259)
放荡不羁的摩纳哥公主	(260)

奇闻怪事

明星们的恶作剧	(262)
好莱坞影星的“生财之道”	(263)
影星如是说	(264)
一颗断齿值九万	(266)
影星的墓地和墓志铭	(267)
“多情”泰勒	(268)
大编剧的“小意思”	(269)
过着普通人生活的大明星	(269)
制造“灾难”的明星	(269)
搜集奇闻怪事的大明星	(270)
被蜜蜂“围攻”的演员	(270)
真正的拳击手	(271)
“波斯猫”谢尔	(272)
忍气吞声的大明星	(272)
被道具枪击毙的演员	(273)
“毛衣明星”三浦友和	(273)
凯瑟琳和牛仔裤	(274)
嘉宝息影的原因	(274)
大明星领奖奇闻	(275)
“笨人”高仓健	(276)
绝妙的表演	(277)
史泰龙买子慰妻	(277)
演员的道歉广告	(278)
德·西卡的忠告	(278)

“阿信”与天皇	(279)
---------------	-------

掌故精英

电影之最	(280)
美国的明星制度	(282)
好莱坞明星“十怕”	(284)
明星的薪水	(286)
好莱坞十大女富翁	(287)
好莱坞的中国戏院	(290)
日本演员的最佳形象	(291)
影星保险奇闻	(292)
山口百惠的纪录	(293)
罗杰·摩西的两项“世界纪录”	(294)

上 辑

明星生活

中国影星的婚恋佳话

赵丹和他的妻子

倪良振

一、原配妻子

一九四三年夏天那个宁静的夜晚，金山赶到重庆，向叶露茜询问赵丹的消息，叶露茜含泪低头，泣不成声：“他系狱三载，未得一见，临行仍无法谋面……”嗣后，金山又听沈钧儒先生说：“据种种事实估计，阿丹许是死了……”紧接着，金山又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据消息，阿丹他们去年完了！”金山悉之，以极沉痛的心情向剧团的同人们宣布道：“曾在演剧艺术的启蒙运动上共同努力，共同呼吸过的好友阿丹等，都遇难了……”叶露茜后在《大公晚报》、《新蜀报》、《新民报》等报上，看到了郑君里、金山等撰写的悼念阿丹的诗文，顾而已、钱千里、魏鹤龄等挚友，还为阿丹开了小型追悼会。

泼刺刺如青山崩，哗啦啦似江水淹。从此叶露茜只得独自携带幼子，驾着生命之舟，在命运的波涛里漂泊、呐喊、挣扎……她参加了于伶、宋之的等同人办的中国艺术剧社，含冤饮泪奔走在人生与戏剧两个舞台之中。叶露茜那时的心境，正如她在《我为弱女子们流泪》的一篇文章中写的：

又一次，我把自己全副心肠沉浸在一个悲惨的境遇里了。《家》中的瑞珏和《戏剧春秋》中的杜若燕，同样的都是受命运作弄的可怜人，尽管她们的时代、性格、遭遇……完全两样，但那有什么差别？为了这些被摧毁践踏的懦弱而善良的灵魂，我同样以最大的忠实和情爱饰演了她们。

在现实生活的舞台之中，她想以最大的忠实和情爱做一个贤妻良母。在兰州，阿丹他们遇难的消息传来后，女伴们一个个改嫁了，叶露茜却没有。回重庆后，听金山等挚友说，阿丹确实已不在人世了，她还有什么话说呢？她只有把全部情爱灌注给儿子，并努力从孩子身上寻找阿丹的影子，以寄托生活的希望。

然而，孤儿寡母，踽踽在这“雾重庆”里，生活又何等困苦、艰难，再说叶露茜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女明星，姿色依旧，风韵犹存，天知道有多少好色之徒在算计着她！若冷不防遇到个色鬼歹徒就麻烦了。

中国艺术剧社的同人们很同情叶露茜这种境遇，都很关心她。劝慰她尽早从苦痛的怀念中解脱出来，要正视现实，寻找新的精神的依托与生活的归宿。

正当这个时候，剧社来了位年青的单身汉，名叫桂苍凌（即后来成为我国著名作家的杜宣同志）。他十分同情叶露茜母子俩，常给予热忱的帮助，还给讲些耐人寻味的事，给她排遣心灵上的空寂。渐渐地，她了解了她：早于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读中学时，他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又参加了左翼剧联，同年九月去日本留学，在那里又继续从事左翼文学与戏剧活动，并与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同志建立了密切联系。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苍凌又回国组织进步青年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工作。皖南事变后，他接受党的指示，在桂林建立了新中国剧社，该社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西南文化、戏剧界进步人士的一个战略据点，苍凌断不了来重庆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次年，在重庆、桂林两地进行“郭沫若五十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中，桂苍凌以郭沫若的流亡生活为题材，创作了话剧《英雄的插曲》，得到郭沫若的首肯。原来，他非

但是位有着丰富经历与相当组织能力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是位剧作家。他比赵丹长一岁，为人处世持重、老练，叶露茜不禁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桂苍凌对叶露茜，也渐渐由同情变成了爱情。

不久，他俩便在于伶、金山等赞同、说和下结了婚。婚后，桂苍凌与叶露茜母子一同去云南昆明了。

谁会想到，赵丹从天而降。可面对他形销骨立的身躯，又有谁忍心向他透露上述真情？宋之的、金山、顾而已、钱千里等计议此事先瞒着他，可是，这么大的事，怎么能长久瞒过去呢？眼下，这颗埋藏在阿丹脚下的生活中的地雷终于被踩响了，炸得赵丹头晕目眩，天旋地转。顾而已只得一面将事实真相告诉他，一面将踉踉跄跄的阿丹扶进宿舍。

赵丹呆坐在床上，两眼有点发直了。这些日子来，赵丹已觉察到朋友们有事瞒着他，一问到叶露茜，总是吞吞吐吐，一会儿说她去云南了，一会儿又说不知道她在哪儿，一会儿说她在剧团，一会儿又说她在什么报社。好了，把苦心编造的纱幕统统揭去吧。

“而已，我得去找她！”赵丹铁青着脸说。

“找她想怎么办呢？”

“见了面再说吧！”

“过些日子去行吗？”顾而已想稳稳他的情绪。

“不，我得马上去！”赵丹有点歇斯底里了，“至少，我要把孩子领回来！”

顾而已拗不过他，只得当夜电告叶露茜。第二天陪赵丹直赴昆明。

春城佳木葱茏，姹紫嫣红，可是在赵丹眼里都已黯然失色。

当阔别了五年，日夜思念的妻子一下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这位大明星并不像戏文中的匡复那样清醒、理智，有条不紊了。四目相对的一瞬间，眼前闪过了黄浦江畔的初吻，六合塔下的双影，《大雷雨》的少女，《塞上风云》中的金花儿，戏剧山城里的农妇……露丹、苗子的妈妈，多么美好的形象一齐涌来，集于她一身。

赵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像在梦中一样，一下扑过去抱住了她，抱得很紧、很紧。叶露茜却像泥塑木雕似的，不知所措，没有笑容，也没有言语。

赵丹原来想像叶露茜一定会象他在梦中闪过的那样场景一样。见到他，她会说些忏悔的话，责怪自己。可叶露茜没有说。是啊，这毕竟不是演戏，说这些干什么呢？赵丹忙喃喃地说：“我不怪你，不怪你！”

叶露茜哑然无言。

赵丹愈发紧紧地抱住了她：“露茜，跟我回去，回去。”

“回去？！”叶露茜失神地说，“不，不——”

“你是我的，我的！”

“那是过……去。”她声泪俱下，挣脱了开去。

叶露茜的声调不高，却在赵丹耳鼓引起巨大的回响：“正因为是过去，现在就该人归原主！”赵丹说着，又去拉她。

“别，别这样——”叶露茜泪流满面，“阿丹，你还是冷静些，为了明天，忘了昨天，面对今天吧！”

“今天，面对今天又怎么样？”赵丹两眼直盯着她。

“今天——”叶露茜百感交集，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却连一句也说不出。前些日子，她一得到赵丹返渝的消息，就像触电一样呆住了，是惊？是喜？是悔，是恨？是对昨天的怀恋，还是对今朝的难舍？她说不上来，她一头扑倒在床上，失声痛

哭了。

桂苍凌是个老成而又通情达理的丈夫，尽管他从心底里爱着叶露茜，可还是强烈地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劝慰着叶露茜：“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赵丹回来了，那多好！”他给妻子抹着泪说，“你们是原配夫妻，能团圆，应是件高兴的事。”

叶露茜万般为难：“你——”。她心里在反问自己：当我们娘俩落难的时候，是你收留、搭济了我们，眼下，他回来了，我怎么能丢下你孤零零一个人！

桂苍凌又说：“我是说，若你们夫妻还可以和好的话，我可以割爱。”

“不，不——”叶露茜哭得更伤心了。

桂苍凌沉默了一阵，说：“露茜，你再好好想想吧，一切由你自己选择，只要你感到舒畅、幸福，怎么的我都会愿意。”他赴浙江找新四军去，回避开了。

叶露茜十分感激桂苍凌这种豁达的情怀。她经过剧烈、痛苦的思想斗争，经过反反复复的权衡、探究、思考，又再三征求了女友白露的意见，终于拿定了主意。

“阿丹，”她平静地对直盯着自己的前夫说，“木已成舟了，你想想，如果拆了成舟之木，还能还原成圆木吗？”

“我们是人，又不是木头。”赵丹硬梆梆地说。

“正因为是人，情形就更复杂些。”她感到一阵阵自责的疾痛。

“有什么复杂的呢？只要我爱你，你还爱我就行。”

“可惜，我现在只能将爱埋在心底，只能……忘了它。”叶露茜痛苦但却沉静地说。

“什么？你说什么？”赵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过了

半晌，他又说：“我们都有儿有女了，看在孩子的份上，你也不能这么说！”

“看在孩子的份上？”叶露茜心头一阵痛楚，似乎感到苍凌的胎儿在腹中跳动，她说不出声了。

在这无言的沉默中，赵丹的心也在流血。

叶露茜镇定了一下，说：“阿丹，你还年轻，男子三十正当年，你完全可以再找一个年轻、漂亮、单纯的姑娘。”

“你别胡说了！你是我的原配妻子，世界上只有你一个。”赵丹大声问，“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

叶露茜坚毅地摇了摇头：“请原谅我，那也是为你好。”

赵丹默默地在房间里盘桓了许久，忽然又转身问道：“苗子呢？露丹呢？我的儿子呢？你把苗子给我！”

叶露茜委婉地说：“阿丹，你刚出狱，又没有个家，我与苍凌商量过了，孩子还是由我们供养。”

“不！”赵丹断然说，“我不需要别人的怜悯、恩施，儿子我一定要带走！”

叶露茜转念一想，也好，让儿子跟他去，或许还能排遣他暂时的空寂与苦恼，能给他生活上带来一点快慰与安慰。她便带赵丹去接他们的儿子。

当叶露茜一走进院子，一个沾满煤灰的孩子奔过来唤她妈妈。

赵丹睁大眼睛瞧着他：这就是别了五个春秋的儿子吗？怎么一点都认不出来了？是啊，当年，苗子还不到两岁嘛！这孩子怎么不像他呢？

正当赵丹疑三惑四的时候，叶露茜抹去儿子脸上的灰土，说：“苗子，快叫爸爸，爸爸！”

父子俩的脸紧紧地贴在一起，赵丹的眼眶里，有亮晶晶的

东西在闪烁。而旁边的叶露茜已是泪水涟涟了。

过了几天，赵丹毅然地带着儿子走了，踏上返渝的征程，就像《上海屋檐下》中的匡复那样。

二、甜姐儿

自从赵丹与前妻叶露茜分手后，赵丹的恋爱、婚姻问题，一直是圈内圈外人关注的一条重要新闻。一九四七年上海的《大晚报》一时报道“怀锦（女演员）追求赵丹”，一时又说“赵丹追求叶小梅”，还道“赵丹与一位姓陈的小姐很熟络”。真是眼花缭乱，众说纷纭。

对此种种，赵丹总是一笑说：“都是些谣言，没有那回事。”

“阿丹，你已三十二岁了，该抓紧点，给两个孩子再找个妈妈。”陈鲤庭又来了。

阿丹苦笑笑说：“既然是再找，就不能操之过急，想找个称心如意的。”

“好吧，让我们一道努力来实现你的梦吧。”陈鲤庭笑着说，“不过，暂时先不谈，谈个戏，怎么样？”

赵丹眼睛里闪出了光：“又有什么好电影拍？”

“陈白尘写的《幸福狂想曲》，描写三个可怜而又善良的人，狂想在流氓势力控制的上海能发财，能得到幸福。结果呢，黄金是飞进了他们的腰包，可是又被流氓都拿去了。他们两手空空被踢出了上海滩。写得尖锐，有戏。”

“演员都定了没有？”赵丹问。

“还有一位饰年轻的少妇，你的恋人。演员还没有物色到。”

可是，挑来挑去，挑了好些女演员，赵丹与陈鲤庭总是不满意，这两个急性子人简直一筹莫展了。

一天，他们去朋友李伯龙家串门，忽然发现写字台玻璃板下有一张少女的照片，她穿着马裤马靴，服饰漂亮，风度翩翩，体态匀称，神情自若。赵丹仔细观察以后，思忖着还从来没有在哪里见过如此美丽的眼睛。

陈鲤庭凑过去审视了一番，几乎与赵丹异口同声道：“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一双眼睛！”

“她是谁？”赵丹忙问。

朋友李伯龙笑道：“她是大上海赫赫有名的‘甜姐儿’！”

“‘甜姐儿’，多好听的名字，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赵丹问。

李伯龙道：“那时你还在新疆吧。‘甜姐儿’是观众给她取的雅号，她的名字叫黄宗英。当年，《甜姐儿》一剧，她与她的哥哥黄宗江等，连续演出了一百多场。”

“一百多场？”赵丹吃了一惊。

“是不是黄宗英演得特别出色，有‘甜姐儿’的个性？”

“那当然。”李伯龙说，她演的那个娇生惯养的，脾气特别的，服饰漂亮的阔小姐——动人的甜姐儿，举止言行都有点美国派头，发起脾气来，活像美国电影明星。”

赵丹忙问：“‘甜姐儿’现在在哪儿呢？”

“在北京。”李伯龙说：“她最近拍摄了处女作影片《追》。”

导演陈鲤庭与主演赵丹马上拿定了主意，致电黄宗英，请她来饰演《幸福狂想曲》中的女主角。

黄宗英接电，欣然搭上了南下的列车。

列车欢鸣着驶出北平，呼啸南去。正值七月溽暑，苍茫的天幕上洒下了绿色的雨丝，淋湿了田野，淋湿了树木，淋湿了路轨，也淋湿了二十二岁妙龄的黄宗英的记忆。

七年前，当她刚刚由少年跨进青年的门槛，就告别了中学生活。当她离京赴沪时，老师送给她一本英文小书，是法国著

名舞台女演员萨拉·伯尔娜的小传。年少的黄宗英，就立志要像伯尔娜那样，演一辈子戏，一直演到七、八十岁，坐着手推车上舞台。

一晃，黄宗英断断续续而又矢志不移地在这条从艺的道路上已走了六七十个年头。这在她祖辈父辈生前是预料不及的，抑或也是违背他们的意愿的。黄宗英本是大家闺秀，祖父曾为清朝皇帝的谏议大夫、御史、翰林院编修，属清流。当年朝廷顽固派要杀变法图强的康有为等，是祖父向康通风报讯，康有为才出逃脱险，免于一死。黄宗英父辈兄弟四个，有三个被送出洋留学。她父亲黄曾铭，号述西，十六岁就上了日本京都高等工科专业学校，考了洋翰林，回国后任北平城电话局总工程师兼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大洋。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五日，黄宗英呱呱降生于北京西单一个幽静的四合院落里，在那里度过了幸福的婴幼儿时期。七岁那年，全家随父搬居青岛。黄宗英刚读罢初小，年方四十八岁的父亲突然患了伤寒病，撒手人间，留下了七个未成年的孩子。是年黄宗英九岁，排行老五，上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母亲带着他们迁居亲朋较为集中的天津，靠着父亲生前的积蓄与变卖家产抚育着儿女们。

较宗英年长四岁的宗江，自从一九四〇年底，于燕京大学外文系三年毕业后，赴沪通过著名戏剧电影导演黄佐临的介绍，进上海剧艺社，后又在上海职业剧团当演员。凭着他的学识、才气与“戏德”很快冲开了戏路，成了黄佐临登堂入室的两大弟子（宗江与石挥）之一，蜚声上海剧坛。

十五岁半的黄宗英，怀着瑰丽的向往，冒着抗日的硝烟，来到孤岛上海，先在哥哥所在的职业剧团的保管室里当一名职员。